

## 值班室的床

值班室的床、失眠的值班醫師。

座落在護理站深處、病房與病房的通道間，值班室是醫院裡、病房外，少數有床的地方。值班室大多設在整層樓的中央，一打開門，就能直通面向病房的護理站。而連接值班室、護理站的甬道，有滿載強心劑、升壓藥的急救車恆常停駐，確保維繫生命的藥品，與每床病人的距離均等。

日復一日，值班室的床，會在下班時間換上乾淨的床單。是日值班的醫師，忙完白天的工作，就能蜷起身軀，連同積攢一天的心事、疲憊，遁入值班室。以同等的距離，守著今夜的病房。

每個值班的夜晚，我在溢著洗衣精氣味的，乾淨、柔軟的床單躺下，總是懷疑值班的醫師，是否同床單一般，可以在規律的回收、清洗後，以接近嶄新的模樣，若無其事地歸位？

如果可以，值班室或許就是醫院裡，某種提供回收作

用的空間了——門外的廁所裝設盥洗設備（因無暇使用而顯得嶄新），床上疊放天天更換的被褥（經常整夜豆腐狀方正地疊於床褥）。有些醫院，還定期在值班室的桌上，補給飲料食糧（總有開封過的寶特瓶或泡麵碗，散落在桌上、地上）。日復一日，值班醫師穿著相似的藍色值班服，以相似的疲態，在相似的凌晨時分回到值班室的床。然後闔眼、躺下，完成一日的回收、歸位。

然而，值班的夜晚並不總能順利入夢。

17:00 下班時間一到，無論吃食、如廁、眠睡，值班醫師的公務機皆可能響起，須隨時 on call。曾聽學長說過，值了幾年班，很快會形成易睡易醒的體質：病房內，各式菌株和診斷羅列紛呈、環伺周匝。疾病與治療的熱烈拉鋸，始終不因交班、日落而停火。曾見過嚴重肺炎的病人，隨著感染惡化，失去定向感、陷入譫妄。近午夜，他們的記憶遭到無聲竊取，遺忘了自身的名姓、住院的緣由，也認不得日夜照顧他的親人、看護。熄了燈的值班室裡徒留寂靜，裹進被窩，你就能清晰地聽聞值班室以外幾道牆的他們，對撫養數十載的兒女，夾雜著中、日、臺語，猙獰地髒話，吐出脅迫與恫嚇。此時，本因衰老而萎靡的四肢，竟張牙舞爪地掙脫約束帶、拔除上下管路——在生與死、夢與醒的交界，記憶錯置、時光倒流，人的靈魂彷彿能悄然鑽入時空的狹縫，逃離肉身的桎梏，重返年輕的時光。值班的醫師，只得從值班室的床上起身，來到病床，安撫家屬、評估病情，然後看向迷途於病苦的靈魂，開立一錠安眠藥、施打一劑鎮靜處方。

抑或是值外科班的夜晚，你能在值班室裡，遇見值班的外科主任。甫開完整日的手術，他披著沾滿汗漬、血漬的刀房服，躺上床，

先是滑了幾分鐘手機，才無限憊賴地起身，緩緩嚼著近乎餓掉的午餐便當。趴沒幾口，公務機響，一台腸缺血的急刀麻醉完成，要他即刻趕赴。中間數小時，吃了一半的便當兀自在值班室的桌上，散發陣陣腐臭氣味。直到十一點多，沉重的腳步聲趨近，飯菜再次放入微波爐。等待的空檔，隔著值班室半掩的門扉，聽見LINE的通話鈴聲：「你先哄兒子睡。等等看過術後病人，會儘快下班回家。」

少數時候，病房也會傳出儀器的警示聲響——休克、高燒、哮喘、癲癇、昏迷……。我快速翻閱《住院醫師鐵則》羅列的各項主訴應急處理，將急救車推向面色白澹、雙眼上吊的病人。確認喉結旁的頸動脈佚失脈搏，播出緊急廣播碼「999」，呼叫全院急救。魚貫而入的醫療人員，盤踞病人四周，各自在急救的崗位上就定：總值醫師緊盯心律的變化發號施令；麻醉醫師盤踞床頭執行氣管插管；呼吸治療師操弄呼吸器施以人工通氣；護理師固定靜脈管路注入腎上腺素。而嚇傻了的實習醫師，呆站床沿，惶慄顛顛，成了路障。待到學長下令，才曉得跳上病床壓胸，或硬是在狹仄的病房中，擠到病人大腿旁，試圖從他身上，抽取能一窺疾病真相的動脈血。給藥的號令、電擊的聲響、點滴輸血升壓劑鼻胃管尿管等種種維生處置，剎那間充填了闕寂的病房，打響了驟停的心跳。那一刻，值班醫護的出現，即是病人與家屬唯一的祈禱。

可更多時候，死生有命。值班醫師也只能利用病房裡外奔波的空檔，替自身與病人的命運，在心中，作無聲禱告。

曾在某個值班的週六，同時接獲好幾床病人，傳出病情危急的通報。甫開完11樓新病人的入院醫囑，正盤點藥物與檢查，又接到急call、奔赴9樓，替胸口劇痛、疑似心肌梗塞的病人抽血、心

電圖、掃超音波。一面卻仍掛念，剛放完中央靜脈導管，正以強心針、升壓劑，做最後拚搏的另一床：心跳、血壓回來了嗎？ICU的床位排到了嗎？家屬下定決心，安排插管、急刀了嗎？

爾或白天治療的病人，入夜後未見好轉，反倒急遽惡化。「倘若當時早點給藥，病人是否就能免去轉送加護的命運？」「000床死亡，是我當時少做了哪些檢查？少做什麼處置？少想到那些診斷？」質難、念想，如潮水漫漶，一字一句，在病情驟變的時刻，似無止盡地灌入腦海。值班的醫師，兀自於罪咎中泅泳，一面還得繼續想方設法，試圖多守住病人垂危的呼吸心跳，一分、一秒。

也曾在凌晨四點，替無法自發呼吸，測不到脈搏、血壓的病人完成急救，獨自在電腦前等待抽血與X光報告。徹夜未眠所以想回床上，又深怕病情再度急轉直下；撐著眼皮反覆刷新頁面，卻始終是未及更新的陳舊數據。索性單手撐起半邊臉頰，在護理站電腦前打起瞌睡。隨著時間逼近日出，螢幕上逐一浮現抽血的數值。灌下一杯拿鐵，本因熬夜而昏茫的大腦，重又盤點起下一步的治療計畫。只盼及早見到病房的晨曦，透過窗簾的罅隙，濾進幾縷曙光。

每個再平凡不過的夜晚，病房的裡邊、看不見的角落，一場又一場病情惡化的夢魘、生與死的鏖戰，正無聲磕碰。一幕幕生命的悲離苦樂，日復一日地，放映在黑夜的病房、投射在醫師的瞳孔。值班的醫師，反覆用疲憊的身軀，直面他人的苦痛、追蹤疾病的軌跡，見證生者與逝者之間的生命時差，日落似地，逐漸靠近地平線而不斷變大、變大、變大、終至沒入……

「還不想讓病人死掉。」同事談到某次值班的徹夜未眠，用這句話做了總結。

的確，當病人踏入醫院的那刻，就已經將身上所有的苦痛，託付予醫師了。

一旦下定決心、拿起執照，執照上的名字，會被輪流寫進不同護理站的白板，「值班醫師」的欄位。那些病程快速惡化的日子，話筒的彼端，上級的處置、家屬的冀盼，不分晝夜地，投遞向白板上醫師的名姓，再由那些名姓的主人，開立一張張的檢驗、處方，將希望送往病床。他們一個接著一個，用流傳千年的拉丁符籙，將苦痛轉譯成病況。捧起臨終的生命，走平衡木般小心翼翼地前往下個夜晚，再將寫滿拗口詞彙的交班單，輕置於接棒的醫師手上——只要護理站的白板，寫上下一個名字，背負醫師之名的人啊！他們都已駝起病人身上，所有看得見的、與看不見的苦了。

而在苦痛與苦痛的縫隙，你總能看見值班醫師的身姿影影綽綽。他們踩著蹣跚的步履，帶著濃烈的倦意，以不驚擾任何人的速度，在病人與疾病俱皆沉寂的時刻，披著沾染汗漬、血漬的白袍，緩緩回到堆滿了雜物、零食、書本，可床鋪始終潔白、乾淨、柔軟，還溢著淡淡洗衣精香氣的值班室。

我把今晚，一床又一床的主訴都平鋪在值班室的床而後躺下，讓身子與意識一同遁入這柔軟的黑暗。那些病人的苦痛會在寤寐之時將值班的醫師喚醒，又會在醫師躺下以前沉睡。

日復一日，整個病房的重量，會在日出以前送洗、完成回收。直待下個夜晚，他們又將以嶄新的疲態歸位，鋪上值班室的床。

# 劉昌豪

## 個人簡介

這是一隻間諜醫生。混入醫院二年有餘，偶爾行醫，更多時候盡在竊取寫作素材。處女座 A 型，貓控但家裡養了兩隻狗。其中一隻黑柴名叫繆繆。名字是妹妹取的。現為閃亮的時代，衛生福利部醫療替代役。作品以統合分析、醫學教育論文為主。作品散見於中國時報、自由時報、BMC Medical Education。唉，要是寫論文有寫散文一半認真就好了。

## 得獎感言

值班室是醫院中，少數有床而無窗的地方。意識到這件事時，工作將屆一年，亦是三級警戒、醫療量能崩潰之時。無數口鼻面前、防護衣穿卸間，我總將自己認作醫院的賊，蒐羅床下無數前賢包藏著的秘密，將之串接成文字，攤展於光線能抵達的地方。這是一份穩當、為人稱羨的工作。亦是終日與死亡為伍，直面他人苦痛的工作。每當交會過的人、事，寫就一段、一段文字，我總在夜裡竊喜：生命的重量，又被誰剽竊一些了啊。

## 短評

林黛嫻

醫院裡生死無常，醫生站在生死第一線，感受自當較常人更為深刻，以此為題材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少，但本文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，即以值班室的床為主體，透過這張床回收、清洗、歸位，把醫院百態細膩詮釋，「整個病房的重量會在日出前送洗」，直到下一個夜晚、下一個值班醫師，生命的循環，何嘗不是如此？